山中一夕話

山中一夕話卷之五

卓吾先生編次

十二姬傳　　劉鴻

有天游道人。姓文字君房者。遺落紛糾。醲酣騷雅。作室數楹于棲雲之塢。邈遠居第。蕭然自適也。或者過而問之曰。子之居此久矣。比而居。拉而遊。所與處者誰歟。道人曰。庭有嘉樹。砌有茂

岸岑清風鏡朗月如斯而已懸乎與處或人曰負見乎隱莫顯乎微子毋我欺我自知之子有能媚十二人昕夕起處距步不離而謂予曰無予其欺予哉子不告我吾將歸語細君告子之妻長忿激姤子其無恐道人乃不得已而告之曰托交形骸之外寄情骨肉之中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吾之所謂姬妾非子之所謂姬妾也雖洞東獨孤月與之處將相忘而不厭有餘又得

而妒之乎。乎又何以惜乎。夫十二人之事。他欲
代之而不可。他之所爲者。十二人亦不能也。十
二人各事其事。亦不容以互爲也。請言其始終。
其一曰管氏。字妙龍。管故文章家。系出渭川瀟
湘之間。亦多其支族。娶毛氏。姬生長喙而銳上。
精書法。善紀錄古今文字。初首髮盡白。近得友
姬妙香。以其術治之。浸黑。然性剛不任頓挫。故
香不能竟其術。而故態猶若爾也。其次曰蔡氏。

字妙素剡溪人先世有譜倫者以製作名子孫布滿天下姬身體輕便玉色明瑩好着白苧衫子同宮龍管二人尤愛重之暇日龍爲之染衣管爲之畫用其記輒聯屬一與管同然卷舒迭幅非所及也其次即龍氏字妙香者遠祖出弘農郡 本朝盛于鳳陽徽歙之間而姬之生實在泰和能文明其父也母烏氏姬姬時誤飲黑水生姬身面如漆而氣肉潤滑頗事妝飾金碧

燦爛，吾時時臨池上。見其徐行，芳塵飄揚，烟雲四起。訝其非塵世中人。行坐好以琴自隨，然不聞其鼓也。次石氏，字妙端，本端溪故族，因以名焉。先世有封石鄉侯者。姬性方整重厚，堅確靜專。在諸姬中塊然若無爲，而皆不能不以資焉。時好衣白，稍或衣紫。龍氏與之同寢處，遂與俱化。尤平易寬恕。管氏日造之門，問亹亹不厭。次曰陶氏，字妙清，本舜之後，自大河之濱來，徙江

肉爲飽鹿食馬之戲嗜飲水雖寒氷滿腹充然其有所得推其餘潤往往以授石氏石氏覺不知氏屢請屢給之傾倒罄斬其貲如此次曰妙才本古刀子之後性堅利善裁製妙素無爲有不解者必資而後行雖掃之不少恕次曰丁氏妙道系出戰國荊毛遂之後與刀氏同宗而與派在諸姬中最少而鋒銳穎出蔡氏頗忌之嘗罵曰利口妙不利于我妙通徐出解之曰妹

弱且鈍然頗善聯集家事姊性散適無我其句以爲助姊訶妹利口姊外嘗以屬何人姊何尤焉槃闍之謹受次妹姊蜀郡人或曰堯子丹朱之後好事服飾緋衣絳衵身不少去然舉止羞澁姍一召用則頸汗骸下而色發赤道人閔其情十一用之則能別白姸醜又大好批點人次鍾氏字妙眞其姍與妙素處執妹禮見其飛揚衣袂卷卷則又曰吾姊柰何其不靜耶妙素帖服

次賈氏妙高其先有詩息者好天筆於詩壇家
冊氣昂如故性樸實家遂自歸道人必與之接
管氏毋以其切浚恕之用事之餘至息肩憩足
於其身媚無言也次華氏字妙方性端正次祝
氏妙蘭管區畫二人毋出同功祝有所爲華氏
先爲之嚮導許蔡氏斟酌長短廣狹之勢既定
祝乃徐起從妙香以行一一爲之區別管氏最
鋒銳見其款製密而有方循循不敢少越道人

好劇酬酢揮掃豪放不樂其匡諫則怒曰奈何貞男子受制一婦八況一寵乎妙爾退不敢應則私謂其同列曰我以直道事夫子不能委曲將順至此蔡氏曰凡妃之所以處我者皆端方正直之事姊無或迫於檢束而譏於主君幸無相拂也自是皆服其有度於是相與敘坐于次房曰石氏惟汝鄭重有禮他而不校溼而不緇恬退若愚未嘗干寵宜位元妃將易其守曰善

端以別丁衆對曰郎縣之姿碌碌無補何以堪此而丁謹辭曰匪色之珍惟德之珍惟汝諧次曰蔡汝性坦易在衆中不干預他事柔而有刑汝其居石之亞又召鍾曰汝靜以爲德鈍以爲工位汝三以抑躁競又召華氏曰本地之方運中之正汝德惟允其位四哉祝氏起而請曰妾雖不才與華同工何位之下曰來汝妙蘭有方之用無方之體其視華相去幾何位汝五宮祝

遂斂衽而退又召龍氏曰守黙于中有如其函位汝六宮以勵忠恪又召陶曰淸守口如瓶毋入爲出滿而不溢僨愼哉毋泄我機事汝位次七又召管曰紀事則核納言類讒默而識之如蔡者難位汝八宮以戒僥倖又召朱曰妙妍丹頰春融赤心事主位汝九宮惟德之涼惟以色之故又召賈氏曰妙高婦儀止止屹然山峙文氏之家政無滋焉位汝十宮尤貴於用事者

又名刁氏而告之曰臨事有截如金如鐵多言如餅我抑汝當次之十一又曰丁銳矣哉丁之求進也直爾弱人則爾容如汝之深刻何如汝之利曰何位十之二乞君茲汝毋後言既而十一人相與羅拜丁后氏之前曰妾不敢承王君之敎命敢忘盡心於所事后氏偃伏而答曰一室之中同工異曲毋忘切嫉以介景福諸姬由是心乎意契各事厥事而道人傾指氣使無不

得志焉者。一日以告馮村夫人。夫人曰淑哉石氏之德。吾之所不如也。願一見之遂訪諸姬。攜與俱歸。處之終身不厭。或曰。子之所謂姬妾不亦迷子之志。亂子之神矣乎。曰不比不迷不溺不亂遊于文房。樂于藝苑。是何傷哉。遂錄以貽好事者。

巾妖賦

長干里人

鬅髮椎冠禮垂上古崇巾爲飾製肇漢文方頭巾藏於太白咸稱李供奉之清標扁角巾底於東坡爭傳蘇學士之高致謝奕應辟而岸幘登曰失常郭泰遇雨而折角非緣立異奈何世以創見爲新奇敢爲異服士以循常爲俗套罔識正冠紫微巾皆云起自唐將四明巾恐稱娛因晉室垂纓飄蕩如練鵲尾拄在肩旁縫頂漫圓

若再無頭異於頷上或長至尺餘甚且鬼狀固然作之鐵鎗或溜迴數寸邈邈還形如無柄之旂纛稍似未登仕版戴此以稱比於郎官誠日郎不郎之譏良有以也讀書未入黌宮藉此以自附於秀士便譏不秀之說豈無謂哉小人不守其本之賤藏此以混跡於公卿方技不安術業之卑藏此以飛狂於閭里好色郎君坐青樓擁紅粉佳人自比張君瑞之態度從藥

騷士向朱門對金華貴客自疑孫思邈之非神
甚者綴金貂於當面效魏侍中金蟬之儀貫玉
搖於兩旁法漢東京王筓之裝大傷雅道頓起
妖風致使比閭族黨之夫焉分貴賤賢愚之等
或以爲呂洞賓出世則舉止疎慢宛有仙風或
以爲陳希夷再生則體態輕狂全無道骨或以
爲梓童下降何竟無白騾之與俱或以爲張仙
現形胡不見雕弓之在手酷似登場的優人君

叫一隻黃鶯兒粉蝶兒焉分二樣又如拔化的
道者。在打一回漁鼓兒木魚兒那見兩般復有
泛制之失。其與奇巧之習。頂本平分而故尖其
頂。形本方分而故扁其形。非比條夫癡情。但不
紅其色而簷則不捲。非比孝子頭巾但不麻其。
質而頂則如餅。不思既乖常服。是忝藝章。鄭子
臧好聚鷸冠。不衷之災。難免獨干。衍好衆尖也。
不祥之禍。安逃古有明徵。今宜知戒。果能身體

道德。即角巾私第。而人皆敬畏。何必晉其巾而自同伶人之醜。胸藏甲兵。即葛巾臨武而人聽指麾。何必尖其頂而首蹈危腦之凶。更有三塊合縫而束其半腰。以紗帽。而非紗帽。黑青扁摺而加以藍綠。似凌雲。而非凌雲。若晉巾則狹其前而濶其後。方巾則釘其中而散其角。凡此異服之徒。實悖先王之制。倘遵正服明王。若漢高之溲溺其中。猶爲已甚。設逢識微達士。如伯夷

之槩然而去。彼亦何辭。世人指土木繁興者爲木妖、指撰役自然者爲人妖、市擧異常若此。謂之市妖也、不亦宜乎。余有感妖風之盛行。因援筆而爲世道之一慨、

別頭巾文

一衲道人

一戴頭巾心甚歡豈知今日悞儒冠別人戴你三五載偏戀吾頭三千年要藏烏紗求閣下做爲詩何別尊前此番非是吾情薄白髮臨期太不堪今秋若不登高第踹碎兔家學種田

維歲在大比之期將當揭曉之候訴我心事告汝頭巾爲你青雲利器望榮身誰知今日白髮盈頭戀故人嗟乎憶我初戴頭巾青青子襟承

汝枉傾了些氣忻，既不許我少年早發，又不許我久屈待伸，已無公卿大夫之職，下非農工商賈之民，年年居白屋，日日走營門，宗師案臨，膽與心寒，上司迎接，東走西奔，思量為你，一世驚驚嚇嚇，又了若干辛苦，算來一年四季，零零碎碎被人賴了多少束脩銀子，狀助貧分穀五斗。祭下餉粟支肉半斤，當府見了，不覺怒嗔，扯快迎新、送舊廣文，向京路上，倒了幾次，來齋學錢。

惟吾獨翁，你看我所以終日執筆到底。一館監務
剩有筋斗頭行年，說不盡艱難，送出了向風
空歷過冷淡酸辛滋味，一生不倚文章力
未沾恩命數，誠獨快意決心，咬牙哀哉，求此頭
巾，看他形狀。其實可憐。後有萬般滋味你是何物。七
穿入洞，真是禍根。嗚呼，沖霄鳥兮未垂翅化龍
魚兮已失鱗，豈不鬧久不飛兮。一飛登雲久不
鳴兮。一鳴驚人。只求你脫脫換骨，非是我棄舊。

憐新斯文名器也是通神從茲長別方感洪恩
知叫游覧所其來歡理極數窮不勝其感就此
拜別只只請行

破騌帽歌

吳門散人

滑介一隻山歌唱你儂聽、新翻打扮弄珊瑚

也弗唱蒲鞋搭襪、也弗唱直裰海青、也弗唱綢裙綾袴。也弗唱香袋汗巾、單單唱個頭上帽子

歷代幾樣翻新、舊時作尖頂長鬃、後來改子齊頂鼓墩、咦有纓子朗鍛、窩結瓦楞、惟有小張帽人頭上帽子、戴。又戴得、個停當。盔。又盔得、介樣婷、光油油露出子杭州丫髻、亮晃晃捕起重簷

金簪。後頭換出了做蝴蝶兒圈子。前頭插起子九
針子網巾。帽子帶得个長遠年深月久成精怪
朝一日頭上說話叫聲小張官人。我一跟跟你
兩三巡。肯做你一歲歲歲三十個清明。春秋
四季。往來曾在頂紗絲新帽兒冬隨月往來曾
盔頂錢帽籃兒。總成你相交子多少姑嫂科子。
陪伴了若干監生來人看子多少提偶扮戲遊
湖踏青。唱船裏人中斷了湖棋上閘裏夯舉。挺

個術拱膽去泖教我受子多少腌臢齷齪擬淘
百藥煎匕巨教我吃子多少烏甲泥筋板側堂
常相會引綫那留離身一日子修理得介停當
裁出子閶門月城裏遇着子朋友說話婜婁子
東西來往無數個閑人看呆子山東販棗儈子
五瘋子江西販帽子個客人江西老鄉談兆絕
蘇州㪚後語連聲廿字街蟠龍玉烏紗冠石皮
得介赤癩老弗識波羅生荔枝圓重囡得介忒

朴日頭照于好像走差次身頭上草帽雨落濕
于好像壓匾介一個老人頭巾。捡來手裏好像
谷毿介一隻偷瓜蚂落來地上好像藍起來介
一隻刺毛蠶修駛啲兒了一嘶涨網川吃于一
隻破靴年毛換銅錢紙二冊四寶花換貸豆豉。
胃。離門。小張聽得幾句言語嚇得冷汗直淋立
來無人烟所在撥下。來看介一。看真當時。像只
得去貼舊屬換新欲要盖黃帽鋪頭去講詞又那好

戴子進渠大門、思量無些擺佈、只得那借了一
頂麻布頭巾、紛漫漫好像看墳個道人撒跋搭
好像丁憂個洞賓、過着了承天寺裏個和尚定
道請渠領喪入木、撞見子玄妙觀裏道士定道
請渠退煞念經、鄉隣趕趁子分子、朋友怕闕子
人情。小張道個是我裏縣兒便服弗消得刻位
介費心、無些意思介一日只得走轉家門家婆
道你出去子介一日恰曾幹子啣子個正經喫

家婆那要話起走脈子個脚底攛痛子個背心
伏過了倒肚裏有花子個眼睛帽鋪家家走到
價錢個個那等只得反渠轉來假充一個朗鐵
戚戚到下橋行市再尋嘴揆子雖歟吹揆子個
灰塵上子盔頭盔介　盔屁刷盔子三五六星
小張挺胸跌脚說道那匡你介一個收成家婆
道你也那要大驚小怪還弗若干正經大塊頭
兒改雙凉鞋着着斜塊頭兒改子外八頭上來

髮包巾帽顏拿來做個紫綴我褁夏天恍恍醉
塊頭兒做子一頂細密綱巾綜頭綜腦做個劊
牙來劇劇零零碎碎做個香袋裏袋褲子道我
前世作孽今生你公婆兩個攔你街我介語
憫小張道躲兒大哥帽子大人你儂小要出言
吐氣我儂唱介一隻曲子你聽聽跪告尊前勝
比烏紗恨不全一向承扯襯何故翻成怨咳哉
你不多年帽子滿儘勾你戴如何猜嫌想是當

初修書將回歸爲你家貴我錢我與你相逢
非偶然憚于道鼓兒打兒鑼鐺兒撞弗鳴別人
戴了風兒來生你賊了我背褁你憑你段長段短
我也無怨無恨捉我段子外公頭上束髮包巾
我也感承你頂戴捉我段子你家婆頭上裝纈
我也當得奉承捉我段子做不正要擺你臭賊
個裝愣捉我段子凉鞋正要打碎你臭賊脚
跟

巾帽相訾文　談一貫

嘉靖以來都市之爲巾帽工者列肆資四方以圓貨焉帽製圓必以絲穀之堅厚可蒙針絨幅輳規爲之巾有門所製以成幅帽故繒敗絲潤以黝液補之完裹居然巾矣且帽適于末品非士流則弗宜巾故時蹤右巾鄙帽而帽之利反倍巾什伍焉廼巾嫉帽而訾之曰物體貴賤惟人汝胡加于予哉汝好削方爲圓邀時長短所

與俳優衆人。宰輿厮役。市儈閭井。臧獲儓負。脊
走咳哌兆齒之徒而乎非王公大人。道術儒行。
高人與士下之方伎名流不得乎首汝直衝卑
乎所爲哉汝非自剃其髮其首將裂汝于眦憒
無言何其鼻反之曰嚘哇汝聽之物以偷體。
貴不浮人儀以壯觀在無愧色汝所云云誠宜
汝不有盜竊名字發身異途而炫燿金飾于忠
岢笑取焉忠衛君親御製冠名傷化瀆倫。而汝號五倫君

義焉。學非窺于性命原。斯下于濂洛。而汝命以
則以程。智居焉。正倫周程並州名恒赴偽學者。舌本木強者。輒
名杜甫。不辨之無者。俄然策拔鑽穴剌孔者。冒
名和靖。瀏流。升以高士。序士。升以凌雲。杜少陵林和靖
並巾舊名高士凌雲巾近名他如折角慕郭。漉酒希陶。曾骨
高致于臧聚。鵠閒藉鶂鵝。職災爾躬。汝爲人累
良多矣乎。與者稱而安之者也。汝與者未必稱
而安之者也。安則久。久則習。習則稱。稱則恧。恧斯裂。

物理昭瞭。顧所與也。而一旦若與汝同輩也。而汝反無言乎也。小沈思之。俛首無對。帖然心服。拆股觸臥于席下。

破氊襪歌

吳門散人

做氊。襪。要。做破襪。個樣襠。也弗管雨水陰晴。一着着子我裡八九年。別人道做子個樣難割捨。只因犯子個奔波毛病。子路濕泥。搭連牽搭連牽。我也曾壯觀爾出人前。也曾替你擋風雪也曾陪伴你坐花筵。也曾趕趁遭徧。也曾香臭弗曾嫌。也弗是隨行隨步。只因你踏着子我個星因緣。早晨頭上腿變你軟柔柔裡個星淹

澗黃昏脫脚坡喜你白颯颯倒是新鮮。隱渠來
席底下坑渠來被傍邊兆怕老蟲損，只怕個行
竈烟破被道既然提我裡相憐相顧，那丁兆買
雙替換換相傍只因你倒做人慳吝。風過耳邊。
今時今日今月今年一穿穿得我裡筋斷骨碎。
一着着得我裡底破頭穿。火來求人補兆，是小工
便定是小孝起頭人縫或是老趙或是老錢擡
着了一個村郎澀漢，搃我補綴兩片，猶如常簑

了。找扳遢着子。兒趣。阿哥。撥孔一對。獨。釘。錠。淤。
桃。尖。察。院前鋼針。零零碎碎。我。拆子。論百皮匠。
店裡膝縧。堆堆積積。扒斷。子。苗子。骯髒子。右手
個銀子。埋沒了多少個銅錢。年去月來。遊亦着
縫綻個都攢。雜遝雜遢。遢亦着補綴個神仙。一
日子補得停停當當。立來闇門頭去貼換。呆登
登立來皮襖店裡門前。山西客看見了。捉個嘴。
來。嚀。嚀。陝西胎子見了。捉個舌頭。來。伸。尖。外人

吷介脚來日頰吷介頭顛說道我裡破襪。看見子千丁萬萬丹州留見介。一雙破得介不軒。轉來轉去好像絲鉈上個竹管戥上戥下。好像撒把戲個鉄連常學子個星小官人愛惜個脚手。你個樣只好當個斷斷了。撥鹽捉我這般刀頓。深爲可惡我也只好告訴個青天斷別別將吷扯得我介紛紛碎。吷要捉我羊毛羊所店裡去換銅錢。

勵世篇　　一衲道人

一日上帝覩見下方穢氣烜蒸發檄一道與閻羅王查何妖孽所使王方忿怒陽世有等穿經洂青者有等着紅套鞋者有等穿染花道袍者有等帶矮扁方巾者乃集狗黨一釭而熱油一鍋置之靈臺左右命無常二鬼拿街四人一一問曰汝非婦人原何身穿紅衣汝非朝官如何足着珠履送終衣服汝何須穿搖擺西方頭巾

汝何等俯了帶，皆由此等不正之氣上觸天庭。
現令俟有明旨，不誅無以勵世。四人俯伏涕泣
告曰：死者不可再生，斷者不可復續。況律嚴不
知不坐，竟許改過自新。世間犯此，不獨四人。某
等中途被獲，情有可矜。望詳察，宥小等歸，曉諭
衆生，恐令正其衣冠，王之恩莫大焉。王曰：原無
禁令，不教而殺，吾亦不惻然。但汝等跣跣，難免儀
俗，因以瀆靈所照者，試之。指曰：左，汝等儀犬缸，

中可淦四人稱其爲狗糞也咸曰不識復指
曰石汝等佗大糞中可淦四人稱知其爲熬油
也咸曰不僥王微四曰我猜我四人然有錯拿
無妨放罰汝等于本何橋前後衚衕四十丈作
賤縱各歸四人曰用大石用碎石王曰周豆腐
四人曰豆腐砌備踏壞如之何王曰我自另拿
一班穿剩皮襪腿褲淺面矮跟鞋的蹩腳跟來
踏壞了這豆腐街罰他吃了狗屎落油鍋

募綿衣疏　　武林休

伏以砭衿露肘、誰憐子夏之貧。冬煖號寒、可免昌黎之嘆。含羞在己、貽笑於人、切念其半生若蟣。一拙如鳩、身常苦饑寒、然衣紛紛之習易志、不在溫飽、愧非及第之王曾。雖字頗能識、而書頗能讀、然寒不能衣、而饑不能食。滿橋階雪、難堪手足之凌競、刻水乘冊、無柰身心之顫慄、鄰侯萬卷亦徒耳。范叔一寒如此哉、莘托身依桑

棉之稱而長者擅絲綿之利深從太簡所輕千鎰之貴含溫煖柔綿色奪三冬之白雪服見之而欲然心從之而難言既民胞物與之同然豈非佞附衣而不可忘而好我實爲道並之交勉附求人不覺薄之擲分民一團和氣於他千栽藏裘葛誰能忘服之於體而佩之於帶衆輕易舉與不傷悲而取不傷廉要安免個臥於洛陽師道不忍矣於鄉祀若皆結緣秀士也勝布

施山僧十詔朱門何異滿頭之風雪一以郤律

顧回幽谷之陽春遍告斯文圖成善事謹疏

湯婆子竹夫人判

滑稽生

房州富翁夏天洪、初娶竹氏、情好歡洽殊甚、號曰夫人、贈以詩曰、謾說湘妃骨已仙、化身猶水斷塵緣、等閒不見令人俗、邂逅相逢共我眠、錦帳綉衾難作伴、石牀蒲簟最相憐、可憐亦有班姬怨、纔到秋來便棄捐、不覺時移物換、西風送涼、漸以愛弛寵衰、幽之別室、再納湯氏寵之專房、濃情厚愛、稱曰婆婆、贈以詩曰、不施脂粉不

慵粧倦貌無言臥象牀。援足雖同親骨肉，傍人惟有熱心腸。夜長夜夜怨偏衍，收花落花開空自傷。可惜怨情易拋擲，春來依舊守空房。比昔待竹氏者過之。竹氏心不平，怒悻悻自訴於夫曰，奴與君處有日矣。鸞顛鳳倒之愛，自謂漆膠莫解。何君一旦幽奴側室，再娶湯婆乎。趨炎附勢，效世情浪子之所爲。況奴視湯婆者，顏貌反魔，而腹且便便，徉聾詐啞，不比奴美。君何愛之深

邢湯氏聞之。亦背譏於夫曰竹氏以巨眶長
獲寵於君亦已過矣今稍弛愛遂日滋怨言始
非所以安也柰何言未已竹氏適至二氏自相
爭不休夫莫能諭因訟於有象氏而判之曰寵
得竹氏玉骨氷肌自是堅剛原有節月床風處
由來妬忌本無心不事容儀惟求雅素淸淨似
叅千佛眼性極玲瓏炎涼不比兩人心情眞繾
綣是宜諧赤日之歡莫得作班姬之怨寵得湯

氏，玉肌偎煖隊，體生溫，夜夜蒙頭加腹，雖非親骨肉，肯肯抵足，何人沖是熱心腸，敘笑無言，櫛枕不出，如加腹煖將恩愛，王賜泉溫，處龍難忘，只宜專寵，第天無得爭權，火日由是以次值時。輪陪衾枕，判果贈以詩曰，湯何柔懦，竹何涼陽，長陰消氣數，常寄語佳人莫相妒。王人白是愛炎涼，照得竹氏夫婦歡好如初。湯氏默默無言。遂安其室。

山中一夕話卷之六

笑笑先生增訂
哈哈道士較閱
卓吾先生編次

狁說　鄭奴撰　無名生

海外暹邏國之岏巃。有狁焉。其面目人也。圓目而黃睛。其軀幹人也。短小而精悍。性行亦人也。耳毿而不二。第不識金帛。不解火食。語吚嚶不可辨。若猿猱然。殆人屬歟。山間古樾叢密。爲巢

數十犂族牧焉皮獠許其性者常馴擾以備驅使當以淑粱食以鮑餤使以濁酒犹即躍然喜。似謂得所主者犂族受役至死不避雖歷世不更他姓主者役以採片腦雅命役以採鶴頂雅命役以取犀角象齒亦雅命傾採片腦鶴頂其爲力也易而取犀角象齒非刺以茹鏢遲以月日不能得也主者授之器而寬之限犹揪以歸遇犀象輙往刺之升木而匿犀象怒索以報怨

毋獲也。移刻弄發而殪。犹乃羣聚叫嘯。似誇其排者相戒守以經月。羣象肉腐。獨存齒角。齒則負以數犹。角則一犹肩之以輸其主。遇奪他姓至死弗畀也。狦人因而異之。因編竹為籠。紆深其制。置所必出之徑。機而取之。以獻於夷王。王大悅。酬以蘇方木數千金。衣犹以番錦。飼犹以嘉餐。置犹於爽塏華構之地。甚結其心。能出死力以供夷方驅使。犹以非其主。終不屑附焉。噫。

呼犹也者人屬耳。其所居則驕奢也其所親所
見則嫚嬉也彼安知上下之防冠履之分尊卑
之等哉廼忠於舊主不爲力屈。不爲勢劫。不爲
利奪有如此况世家所養而皆犹也者寧非世
家之幸。足徵風俗之不偷哉柰之何今之爲厮
養者之不犹若也勢盛則親之若父母爲其能
室家之也爲其能衣食之也爲其能覆庇之也
不幸而勢則衰矣彼苦。曰室家衣。食覆庇。之恩

曷嘗有須臾之忘於心哉乘君傲屣遠若寇仇擇氣燄赫奕可以陵壓舊主而莫致誰何者望望然去而依焉然非得謝主之歡則身不安非啖之以聲色貨利則主不歡於是乎主好冶容則妻以冶容進主好狡童則子以狡童進主好肥甘則脂以肥甘進主好關膚腴則曰胡患膚腴之不擬比也主好窮壯麗則曰胡患壯麗之不延屬也主好集珍玩則曰胡患珍玩之不[illegible]

孝也詳所計畫盡挈舊王之貲產以投新王娛
飢剜舊王之肉且磔其肺腸也者雖不攘臂而
甘心焉視猶之忠於舊王而至死不變者奚啻
胥壞哉甚者許舊王之私以媮誠於新王俾新
王者得藉為口實以濟其攘奪之謀是尤猶之
罪人也已雖然所養者人所驅使者也彼烏知
敦詩書明禮義哉其猶之不若也者亦犬彘埒
耳吾不足責也獨令氣燄赫奕者燭所養反側

之奸而群共叛主之罪則上下之防冠履之分尊卑之等不由此肅然正哉胡爲乎徒悅其今日之能歡我也容之於帷幄若夷王之衣以黼錦焉者厚之以餼廩若夷王之飼以芻豢焉者寵之以事權若夷王之置於爽塏華構焉者謂之何哉不思厥養之性不常馴吾之勢不常有倘一旦不幸而吾之氣蹶僬然熄焉安知今日所得之齊使所得之雅麗所得之珍玩不爲厥

養其口擇王之資乎吾重惜敎詩書明禮義者。喪王其心而其見反出猊之下也。悲夫。

誅鼠文

陳柳園

維淳祐改元四月甲申。柳園先生獲一鼠。爰命家僮置於片木之上。削竹爲釘。著其四足。窮訊厥罪而責之曰。維爾穴居。實繁醜類。自昔乃祖。積書傳記。食郊牛角。幾廢郊祭。竄魏馬鞍。潛驚庫吏。乳猫爲妖。渡河逞異。穿屋慼於詩人。竊肉怒於童穉。凡此數事。皆其尤大彰示者也。厥後育子生孫。支派別分。或依茅屋

或托朱門、晝伏夜動、三兩爲羣、舐砧汚几。攪甕翻盆、投之忌器。却之無刀。主翁側目、饞妾憂嗷。念非永某氏、欲甘心於爾、背者久矣。孰謂爾獨惡稔、竟爲禍嬰、遭收所得、明辱戶庭。爾罪者有二、可推、今爲爾言、爾其聽之、婦女蠶桑。心亦勤苦、爲衣爲褐、無不藉此、爾則食蠶、膏唇沃齒、筐箱一空、卒歲何以。爾有皮毛、可禦霜雪。豈至若人、冬裘夏葛。人或號寒。由爾爲孽。此則爾罪一

也原由畇畇禾黍儀穰農夫耕種勤勞倘嘗爾
先偷盜穴居爲倉閑藏窩溢雀鴿莫將人經兵
火饑饉薦臻瓶中生塵米如炊玉爾當此時飽
充口腹此則爾罪二也若有奸猾小吏得爾遺
糞漬竄獻王圖報私恨人或藉爾爲此吾亦惟
爾之忿變形爲人謁見楊生高談闊論不憂憤
嗔爾雖莫敢爲此吾亦爲爾之懲陝于責之耻
欲貸以不死兮返究中告戒厥類勿蹈前蹤將

有一客在傍相語曰、彼有皮毛而不恤人之無衣、彼有囷倉而不恤人之無食。戴天履地、全不愧惕、宥此二罪、計未爲得。曷君斬首顯此明戮。陳子笑而從之、乃命揮刀行事、而歸休於讀書之室。

養貍述

舒元輿

野禽獸可馴養而有裨於人者。吾得之於貍。貍之性憎鼠而喜撲。其體趫。其文班。予愛其能息鼠竊近乎正且勇。嘗觀虞人有生致者。因得請歸。致新昌里客舍。舍之初。未為某居時。曾為富家廩墉堵地面甚足鼠竅。穴之口光滑。日有鼠絡繹然。某既居。果遭其暴耗。常白日為群。雖敲拍叱嚇。略不畏忌。或暫黽跧縮。須臾復來。日

數十度其穿巾孔箱之患。繼晷而有。晝或出遊及歸。其什器服物悉已破碎。若夜時長。皆缸積（疑作續）晨與役夫更吻驅呵。甚擾神抱。有時或缸死睫交黑暗中。又遭其緣樹過面。泊泊上下。則不可柰何。或知之。俯積以收拾衣服。未須則積又孔矣。于心深悶。當其意欲撕地誅剪。如二三十日。鬨未果。頗患之。若抱擾疢。自獲此狸。嘗鬬鬨實賣。縱於室中。潛伺之。見其首引鼻。似得鼠

氣則凝蹲不動斯須果有鼠數十輩。拔尾而出狸忽躍起。竪聽迸金文毛磔班。張爪咢牙。劃潑怒聲。鼠竄栝伏不敢鼠。狸遂搏擊。或目抉牙截。尾捎首擺。瞬視間。羣鼠肝腦塗地。迨夜始背鉦潛窺室內灑然。乎以是益寶狸矣。(一作命)常自馴飼之到今僅半年矣。狸不復殺鼠。鼠不復出穴。穴口有土蟲絲封閉。欲合。齧之韞櫝服物。皆縱橫拋擲。無所損壞。噫。微狸。鼠不獨耗吾物。亦將

吱嚙吾身矣。是以知吾得高枕坦臥，絕瘡痏之憂，皆斯狸之功與乎。鼠本統乎陰蟲，其用合晝伏夕動，常怯怕人者也，何之暴耗。非有大膽壯力，能淩侮於人，以其人無禦之之術，後得恣橫若此。今人之家，苟無狸之用，則紅墉皓壁，固為鼠室宅矣。甘醲鮮肥，又資鼠口腹矣。人雖智力，其奈之何。嗚呼，覆載之間，首圓足方，竊盜聖人之教，甚於鼠者有之矣。若時不容端人，則白日

之下。故一作此苟得騁於陰私。故桀朝鼠多。而關龍逢斬。紂朝鼠多。而王子比干剖。魯國鼠多。而仲尼去。楚國鼠多。而屈原沉。以此推之。彼小人道長。而不知用君子以正之。猶鄉之鼠竊而不知用狸而止遏。縱其暴横。則五行七曜。亦必反常於天矣。豈直流患於人間耶。某因養狸而得其道。故備録始末。貽諸篋中。且持論於在位之端正君子。

三友傳

卓吾居士

維暮之春百花鬭妍千枝添綠滿庭芳草總報東風第一而尤點綴園林好景者鶯鷰也當時則黃鶯兒閒關上下顧盼左右見簇御林中花柳分春金蕉葉展𫝀鼓翅拂翎新作聲曰鮮哉時哉收江南春色而歸之庘廂者非吾徒哉于是取亭前柳搆室玉交枝縏𨺗睍睆黄鳥載好其音而俯仰之間晏如也維時香柳娘虞美

人洵娘子縱步觀後庭花開囀林鶯聲皆摘枝
面向杏笑擲之黃鶯兒知其戲也亦嘲之曰好
姐姐打我然也最好友每與于黃薔薇架上
一日見祝英臺雙蝴蝶三三五五紛飛青錦堂
前或戀金釵花或翻紅芍藥燕何低度粉墻而
去黃鶯兒曰此皆止可妝成一種緋都春耳非
我友也正尋思間忽遇雙雙燕兒舞於桃李下
黃鶯兒詰此曰汝何物也而敢與桃李爭春耶

燕兒呢喃答曰我燕也秋去春來有年於茲矣子未識我乎黃鶯兒曰姑戲子耳毋相訝倘子不棄願爲子友燕兒許諾因造曾居則見落梅風起楊柳搖金前有梨花兒紫花兒後有小桃紅纓枝花二月海棠蓁蓁夭夭四望極目燕兒嘆曰眞錦上花也黃鶯兒曰聞有胡燕有越燕于何所產燕兒曰胡越一家耳俱產烏衣國也黃鶯兒曰今爾居安在燕兒曰昔拓振氏塗腦

中原曾一巢於林木後徙范質家范茹我屢害我雛後巢王謝堂前蓋謝也夷所爲烏衣國王女也我舊姻族也故行依之今又移居上小樓與三學士爲鄰矣黃鶯兒又戲問曰子居塵市中究如我行此風光好乎燕兒戲答曰子知海棠春杏花如玉樓春也我則我行我之矣子何誇焉巳而啣鎖南枝西江月上燕兒啣花採水而歸黃鶯兒翻聲講弄巧金梭只見月挂玉鉤四邊

鬧情來往佳人，飄長袖，段輕衫，或整紅彩兒鞭兒筊，或刻青玉簪，燒夜香，不知霜天曉角已三更轉，五更轉，而銅龍將報天曙矣。黃鶯兒兩柯夢覺，則斗柄銀垣，河傾東嶺，而滿天紅日又早射鳳凰門矣。已而有鵲踏南枝，翩躚躑躅，喧闘不息，黃鶯兒詢其故，答曰：我鵲也，能報吉兆祥，人皆謂之喜鵲。今晨見古榆叢畔，露遍牡丹盛開，我欲爲少年遊乎，寄一個信耳。黃鶯兒謂之

曰吾聞公輸子削竹木成鵲飛三日不下汝鵲也非竹木爲者乎鵲曰今天下無公輸子誰勞爾流鶯調舌也黃鶯兒延入叢中相結爲友鵲謂曰我昔遷喬久矣何若今日共賞花宮也黃鶯兒曰昔與子成刎頸耳因又問曰昔王荆公見啄木兒所自斫木上樹以探汝衆意必欲取汝于巢也汝亦危哉鵲曰彼所謂緣木求魚守株待兎者也安能害我也而黃鶯兒垂首低屈

若有所思鵲問之黄鶯兒曰唐明皇府我集藥苑中沉香亭上明皇乘珍珠馬穿皁羅袍過而見之呼爲金衣公子後人誤稱錦衣公子者始此今東園樂事不減明皇而世改時移可以長相思也鵲亦言曰牛郎織女爲銀河阻隔若非鵲橋夜渡終身不得效于飛樂也人故以鵲橋仙目之今石榴花放七夕又將至矣彼穿無再圖幽之變乎黄鶯兒曰吾友來矣鵲視之乃燕

兒舞也。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非子耶？燕兒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非子耶？於是相接甚懽，黃鶯兒亦大喜，嗣爲三友，無日相離。卯而聚，終酉而散。十二時須臾半點，不覺春去夏徂，而杏花大氣將爲亂紛飛老也。一日同上小梁州，立于橋頭，遂名爲三仙橋。黃鶯兒曰：我在高陽臺見粉蝶兒眷戀一枝花，彼自以爲無求於世，而與大無奈矣。不知耍孩兒方將嚏其不見而撲

之為蝦蟻食也燕兒曰。夫粉蝶兒其小者也。吾銜泥浣沙溪頭見水底魚兒乘長風破萬里浪彼自以為與人無爭矣不知水仙子魚家傲方將持竿攝綸而川撥棹以釣取之貴遊乎江湖夕調乎鼎鼐雖吞折之鯝觴不能活此于江兒水中也鵲曰夫水底魚其小者也我過小重山見一行斜飛插天斜而飛何視之乃雁兒落也蘆花為伴明月為友鷁鷁乎高翔彼亦自以為與

人無爭矣。不知耍爲總老。山麻客。方將闢烏號之雕弓。挾夏服之勁箭。引微繳。凌清風。加巳于千仞之上。而身爲俎醢也。黄鶯見聞之愴然曰。悲哉雁也。身爲紫此讌也。昔蘇子卿牧山坡羊。倘孤飛雁。不寄一封書。則子卿爲胡地鬼而不得朝天子矣。彼日兆豸豸非命乎。我與爾爽游乎天地之間。繒繳不及。孤矢不加。正所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豈不爲天下樂耶。頃之鵝忽報曰。

刮也風寒。又早飄金井梧桐矣。黃鶯兒亦因涼
頭金桂。又早開遍也。燕兒曰。然則楚江秋到矣。
遂欲辭去。黃鶯兒曰。子將焉往。燕兒曰。向與黃
言之矣。吾今返烏衣國也。于是黃鶯兒與鵲至
江頭送別。燕兒曰。可惜黃花滿目。覺遙遠離黍
何黃鶯兒與鵲。同聲曰。願子毋忘賞花所。來春
再得慶東園也。燕兒遂翻然戲浪。聯屬而渡。黃
鶯與鵲。目送之。將於潮見櫂校香。補翻花新燕

柳葉兒梧葉兒俱已黃落而兩岸玉芙蓉又老矣乃戚然曰一江風景好傷感也居數日黃鶯兒亦深藏不出惟點絳不避歲寒挺然與風入松眠梅花競飾也俟風和景明則羣聚如故而相期為千歲云

野史氏曰黃鶯兒春鳥也一名鶬鶊一名黃鸝一名栗留性喜春生惡秋殺且善與友而復不苟與吾觀燕也去來有信鵲也吉凶前知則知

鶯之能擇友矣。朋亦雜以詼諧，而聲應氣求，終始不逾，未甞至于相忤。詩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黃鶯有焉。况夫知幾知命，囂然自得，玩其言，又可想見。蓋不啻出幽遷喬，知其所止而已也。噫嘻！爭地之蝸，爲利而斷；判腸之龜，因智而死。孰君鶯之羣聚嬉嬉，付身世于兩忘，而人莫敢侮也耶？鶯乎鶯乎，其稟性天之靈乎？友乎友乎，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美人月夜遊園記　鳥奴

黄纓道匃奚人也。素雄於貲。少年游俠。天下湖山。足跡將徧。年既衰。飄然有高臥林丘之志。因自號瑞鶴仙。又號風流子。買地百畝。築圃其上。門外苔徑粉壁。竹橋清澗。幽雅絕塵。雙門隱隱。雕簷翠幙。朱欄曲檻。縹緲如畫。里中高士白練序題其扁曰。園林好。其臺榭之麗。無等。其最勝者。則高陽臺。古輪臺也。二臺相對。各方二丈。高

三丈以瑪瑙爲之設金人捧露盤於臺頂其下則金明池屈曲於中小重山環遶於外池有金鯽千尾而山峯娩秀天巧琢成又名曰夏雲峯四時花鳥色色可人而三春尤甚然終日俏鎖遊人莫入奧中有美人能詩文嘗遊玩暮春既望之夕因率侍婢數人欲行貢氏之圃觀焉賂守者朱奴兒然後得入是夕西江月上煙鎖南枝蘇隄淡淡紅英撩亂美人金蓮窄窄玉體盈

盈於堤轉翠栢駢歷。△簾架登臺涉館游屐假山蹄流四顧湫湫乎有江山千里之想。已而並於桃李花下。吟成五言一律。詩曰。夜闌更漏永。春富小桃紅。蓮地遊初遍。齊天樂未終。柳如金縷索。人似玉芙蓉。手撚香羅帶。花陰立晚風。吟畢。忽見梧桐樹底。人影突出。美人惶不及避。至則皆女冠子也。一女黃衣桃腮。一女紫衣纖腰。一女玄衣縞裙。各向美人施禮笑問曰。月夜逍

遜樂乎美人未及答。三女即邀至庭中少憩。但見四邊靜悄。玉漏遲遲。疎簾淡月。幽香遍滿。三女謂美人曰、錦堂月色如晝。奴輩幸集賢賓。何與步蟾宮而覩姮娥之面耶。因設錦褥共坐于庭。言詞清婉。答應如響。美人亦笑談忘倦。從容詢問姓名居址。靑衣女先言曰。奴輩皆王公侍妾。聞好姐姐在此吟玩。私出奉陪。幸勿相訝。奴名麥嬌。乃喬木世家。居將有譚栗留者。奴九

世祖世世皆衣黃衣朝天子自製法曲獻仙音明皇愛之賜號金衣公子遂世襲其號奴亦頗曉音律性復好織王公見奴弄機抛梭音調日爾又織成一機錦耶弄花晨月夕王公命小婢排青玉案自酌海花酒聽奴歌聲嘗見許爲俗耳砭針詩腸鼓吹其憐多嬌如此紫衣女曰奴名迎春先世外國鳥衣人也處南方地煖遂入中原迄今幾千秋歲矣五代拓拔氏煌我屋宇數

徙于簇玉林中。今皆昇平已久，宗族蕃衍，有與貴宅爲鄰者，姐姐不識耳。女以口舌便捷，有寵于王公。性喜拈花，亦例嘗欲收江南春色而歸之肝肺也。玄衣女曰：奴名喜卿，文家三槐舊宅也。上世有人入山採藥者，遇臨江仙于謝，其夙稟靈性，授以奇術，遂出金字經一卷、符籙一道。付之云：得此則天仙可見，銀河可至，吉凶可知，世守其術。奴亦能預報人間喜事也。綠衣人曰：今宵

幸會誠哉有緣。然風清月朗。一刻千金。可無佳句乎。多嬌曰。適聞姐姐所咏。真字字錦也。奴輩敢不效顰。乃先吟曰。念奴嬌滴滴。畫錦畫眉分巧韻。群聲慢。新衣縷縷金。帰殘紅芍藥。睡損海棠春。更喜遷喬處。亭前柳色青。迎春繼吟曰。畫堂春色好。樂處即爲家。山壘花心動。穿簾蘇幕遮。身經西地錦。浣溪沙。巧訴衷情話。烏夜月已斜。嘉卿亦吟曰。曾度天仙子。橋成乞巧時。

倦飛秋夜乃旋繞玉交枝好事近不近阮郎歸未歸燈花何用卜惟有喜卿知三女吟畢於是美人命一婢名海棠花者取金絡索掛梧桐爲鞦韆戲旣罷又命一婢名石榴花者捧碧玉簫吹之清和嘹喨響遏行雲一婢名絡絲娘一婢名香柳娘皆善歌舞於是珩明瑞或輕裾歌採蓮之曲舞採蓮之隊亭亭嫋嫋雜亂花影美人樂甚復吟七言一絕詩曰賞花時節迎仙客瑪瑙

臺前十二紅。背憶王孫雙勸酒，鷓鴣天氣落旖
風海棠花亦吟曰，細柳搖金梭月影錦衣香惹
武陵春，獨憐玉女搖仙佩，悵望桃源憶故人。石
榴花亦吟曰，一枝花宿雙蝴蝶，侍女吹殘碧玉
簫，況醉東風天下樂，坐看月上海棠梢。吟畢，美
人復謂絡索娘、香柳娘曰，採蓮曲乃舊人所作，
汝可新製一曲歌之。於是二娘載歌載舞，絡索
娘歌曰。滿庭芳草兮淒淒。怨王孫遊兮不歸，玳

寒窗兮人靜，點絳唇兮何爲。傍粧臺兮懶畫眉。惜奴嬌兮長相思，香柳娘歌曰，鳳凰閣上兮吹簫，絳都春去兮魂搖，罵玉郎兮薄倖，解連環兮輕敲，紅繡鞋兮步步嬌，望想人兮月兒高。歌擲既罷，但見明月西斜，花陰東轉，宿鳥驚飛於樹杪。遊魚跳擲於池中。美人將言旋，遽失三女所在，美人爾然而恐，率侍婢亟行，明日訪於黃氏，並無三姝，使小婢往視圃中所坐之處，惟梨花

戊雪桃花爲山三友所設鉛礮只落紅滿徑而已細味其問答之言吟咏之句乃知其爲鶯燕與鵑之妖也嗚呼異哉。

秋蜓吟

一衲道人

蜓今本名蝦蟟虫。自小生身水泉中，潛跡泥塗爲窠穴。交結魚蝦作友朋。一朝脫皮并換骨，就地飛騰。到林木慢憑柔樹，且吟風，聊借一枝棲身足。曉烟簇簇籠翠幌，夕照燦爛映落霞。忽向平臺弄唇舌。倏入簷隄逞羽威，常語燕借武顛浪，蝶狂蜂相厮纏綢淅瀟漾與飄揚，瀟鼓喧嘒聲響應。玉驄遊乎埜髮鬆，畫舫燈十意徘徊

山嶺沙溪任氣使悲陌街衢逐伴隨一口撇天
猖赤幟兩洲出沒儲藤勢蝦揸不是昔年形比
類而今誰與似花𦬶先陰不久作孔速炎京如
傳送綠退紅殘顏色改簫收芸扇削殺儀祭華
一日成零落枝柑丫股非鳳甘眼前滾滾盡浮
屐來日汝汝惟孑乜䖝不見一物名蜻蜓挺身
齬尾而前行領目縣旋罔休息徒目芥波擾擾
魂又不見一物名似織張牙扇翅男莫敵當場

叱咤狠戰爭、贏得金珠枉勞碌、蠅兮蠅兮急回頭、時乎時乎去難留、古來多少興亡事、及至無常一土坵。

青蛙吟　此詞又似劉古者云　冷眼生

草臺柳畔有一物。良可嘆兮又可惜。擺尾搖頭似鼓丁。打磈成團也岸側。有時脫却舊行藏。倚仗靨葦逞威力。花花御兒穿一腰綠綠衣衫遮滿脊。雙睛瞪視如突砞。一口吱喳無紀極。須臾熠熠勢轟轟。頃刻消洋聲寂寂。夜逐流螢鬧汀渚。曉向草芽混形跡。番身跳足太賢能。貪嘴吞鈎少知識。愽恨鄉村㛛利人。捉賣市沽換賤值

論飭止得五六加，分隻不過二三。忽破肚空腸上刀砧，剝皮刖足受慘烹。術皆苦辣及鹹酸歷盡熬煎并煿炙，不同等品列正筵，只好傍邊做協色，若人衆手客相亂，那堪大嚼與饞食。骨頭委棄地中央，狗子見了也不吃。嗟呼列底沒下稍，何苦終朝跳躑躑。

鬭蛛窾記

吳之珍

支吾子堀處一室左琴書右樽罍狂將雜以嘯歌其于市人蚴蟉愊憶態弗如也暇取儲胥數十紙灑以桐液揭以牖於窗日久得明瑩纖薄如索鑑照影因裁而蒙于北窗之格焉格每距不及二寸有蛛集于其間以爲軀竃爲股網之大若菽粟然即睛星亦不能囿縛若適蛛一望明而入勃窄盤旋若曳若舞蛛乃以足攖之槐

蠃怒而以尾擊之。且擲且螫。再擲復再擊。急則蛛且退棲于網。如是者數四。紙亦弸環有聲。支右手坐視良久。乃嘆曰。物誠無知哉。此猶以千鈞而壓纍卵。鮮不糜且滅矣。因命童子遍索蛛之窠。不問巨細。合封于一格。以助焉。有蒼者。有黑者。有黑而介以白瑕者。有虢虢若虎者。有股長而蹊蹺不進者。有腹厚而其絲喁喁若瀛者。衆以纍寡。始若擒而敵之。逐蜾蠃盡力一擊。則

蟷蛈皆攣足褁頰蜮蜮然共聚一隅。不勝其懾懾戰慄狀。于是支吾子復撲青蠅數羽。擲而激之鬪頃焉。以蛛覷蠅。則垂涎而跳躍。以蠅畏蛛則鼓翼而騰飛。以蝶窺不禁。夫蠅與蛛之擾。則矯首尾而思吞噬。轉轉相抗勢壯抗衡。支吾子倦而就寢。越宿起視之。則三物皆僵仆。無餘生已。嗚呼。惟蟲能蟲。惟蟲能爲人激之鬪而其天者汩矣。今造化以崇卑強弱貴賤厚利裒啓其釁而

召人之爭。起則格中三物。世大未能超乎世故
絕乎塵埃。比比以微茫。跳景蹔于蝸角蝿頭之
間。其魅雀也朝燕而暮越。其偵軋也始恩而終
仇。彷有無懷氏之民。坐而觀其成敗。豈不撫髯
發。一長笑也哉。亦之玄卿。落雁窮蟜。則彼爲婷
美。爲遊條。爲旒旃。爲擲摸。若總總將安在也。支
吾于因感而爲之偈曰。嗟嗟物類。能直如斯。環
宇宙間。孰雄孰雌。以利相制。以名相欺。人影忽

況同爲腐尸何益乎後乃成得彼老氏守玄能
不失時夜氣靈爽尚其辯思

憎蚊賦　　　　孫原貞

孫子願吾暑月無珍簟方牀夜移書几運接而卧有蚊蚋集而至不得安寢強起正襟危坐而詰曰天地間惟人為貴物為賤物得其氣之濁而人得其氣之淸故晝必有為以典學夜必宴息以凝神況值此永日志氣昏沉潺若蒸體揮汗交零方曲肱之一枕期氣體之暫寧何汝物之至耿顧於人而相侵聚成雷鼓止集焦螟[illegible]

頭撲面入幕穿裱咬人皮肉利嘴如針曾已痺而猶痒目欲瞑而復驚遶心何由而定夜氣何由而構使存乎咬牙而忍痛烈女切齒而露筋吾惟閉人而嫌物何嘗見物而惱人舉扇撲滅猶復呻吟且前且却若行所陳意想測度似彼有云近聞先生恭道當知物理人情物雖至賤天地無有不仁人雖至貴而猶行于冥冥不知衽席之上有此蹴躍淵默之中有雷聲魍魎生于

覆安獨寢須不愧衾恐懼致禍危者使平予既
學聖要在憂勤胡不如周公之坐以待旦胡不
如孔子之終夜靡寧胡不如康節之夜不就席
胡不如勾踐之獨臥以薪精思力踐奔快絕塵
火不能熱水不能冰顧乃高臥偃蹇袒裼裸裎
子孫來訪示予規箴予胡不悟反速予行況天
下之爲蟊蚊者寡矣蚊之利口刺人之身人之
利口刺人之心刺人之身者爲害小刺人之心

者爲禍深不韋利口以呂易嬴王莽利口以篡漢爲新蘇秦利口六國亡秦斯高利口扶蘇蒙塵王衍利口江左以傾朱异利口梁亡臺城林甫利口敗壞唐家世基利口隋煬潰繆成大利口誠僞不分忠邪利口害及雞豚以非爲是以假亂眞覆人之國戕人之家此皆磨牙肆毒食虎吞鯨其視蚊子之爲人害果孰重而孰輕先生何不於彼而致察而惟予我而生嗔且予之行

藏有合先民、入以昏晡、出以天明、夏秋見出、春
冬潛形、其與醯雞、不見天日、蟪蛄不知春秋者、
不亦大相徑庭耶、孫子曰、汝言固亦有理、我尤
獨識其眞、心爲嚴師、過爲浮雲、富貴福澤、迺厚
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處一化齊行乎
一心、使心有所儆而後畏斯意、即由之以不誠、
吾惟乾乾夕惕、肅肅宵征、戒愼不覩、恐懼不聞、
通知晝夜、定省晨昏、亘二餘樂湘四知、惟欽崇蘇

姬孔臥想周程勿忘勿助無將無迎學聖人
而未至不欲一善而成名蚊乎蚊乎吾其以汝
爲叩脛之杖杵作之刑刺股之錐訂頑之釘他
石攻玉烈火銷金潛居豁道暗室安貧欲親燈
火照讀典墳無油且止有志莫仰寻將撤几不
寐机坐息尋學匡衡以鑿壁效武子以囊螢夜
以繼日厥德維新厥靈臺不至於昏昧惟魔不
至於侵凌不覺吳天欲曙催雞齊鳴起看蚊子

寥如晨星、嗚呼小子、恭此丁原、訓繹叢習、用此盤銘、

蝜蝂說

錢鍾義

山澤之區，靈秀所毓，玉輝珠潤，龍蟠鳳翔，錯然具陳，不可殫也。其戾氣之縞梗者，則莫若豺虎虺蝎然。然豺虎蛇蝎之孽，其患者，億兆無幾也。曾其類之果不足以生毒耶，顧其名足以震怖，而備之者有具也。羅而致之，陷穽而拴之，腊而弭之，則向之可患者，將玩好之飾，裘裼之資，療劑之式，若夫犬豕魚鱉之用耳。竊怪夫沮洳之

鄉炎燠之候乃產蚊焉椒木所包其匿不億。鵂鳥所啖實繁有徒。澳其羣而勢若負山。嶽其衆而響則如雷。當太陽之孔照。則遁跡荒穢。稍陰噎之侵尋。則引隊而出。突如其來。慽見陽百數。之衆從空而下。恍延翠山後之師。雖無金鐵之錚錚。若見戈矛之戟戟。其迭出也。如吳之三軍肄楚。其輕進也。若漢之深入不毛。又且巧於伺隙。倏如飄風。衍堂宇。敢於直前。隱房帷。是其故。

窺有防禦之必疎已空隙之投入挾利口之資乃排闥而無忌恨刺心之術遂入幕以孤歡訟非止穿裳而撲面又豈但摩足而拂鬚剥床以膚北宮將為挑也引雖剥膚李子能無慟乎求或病于夏畦若不容其向晦而宴息雖欲親於燈火又豈能繼晷而焚膏遂使君非季優那拔而自批其頰孰為漢帝兜然而忽捫其髀彼孳稱江夏之童賢伊貽戚烈著高郵之女惟爾生

姦。又何怪乎王司徒玉麈之揮須臾不離而楊將軍紅拂之妓去而進之也哉直其同聲相應似義罷之不去似忠奮不顧身似勇見几而作似智要之貪婪無厭一飽以之其生冒進無恥死而無悔者也是與豺蜴之背名而其毒滋蔓雖微世小醜而治之尤難徒使人攘臂扼腕而無可奈何者也雖然伏戎于莽高陵未升綢繆牖戶則莫予侮況夫金風扇而寰宇清玉露凝

而煩暑所且將漻瀉遊遨而唯類無復有矣由是樽俎可以合歡琴瑟以之静好金屏繡幙後仙苑之歌聲孫腁韡榮結嬲人之非迦豈不爲有生之一大快哉乃知雲烟效祥而陰霾斯伏鳳圖獻瑞而鴟梟吞聲所以元凱登而四凶無虞其在位周召相而三叔不患其爲亂在備之有道俟之有時耳故其潜奸於內則房帷禁闥多曖昧之端煽亂于外則戎狄草莽甚芒刺之

蟁所謂乘間竊發者也。是以君子慎防之密。務嚴於臥室居處之中。廓清之舉。尤進於昆蟲草木之化。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蚊。

螢蚊判

滑稽生

夏之世一日有螢氏身性光明。因時隱見。一日有蚊氏利口長舌。專務譏刺鄉曲。一夕二氏相遇爭道。反唇相譏。螢曰。長喙子。胡乃遑遑入人室升人堂。非姦即盜。何足以臧。蚊曰。光尻子。爾何踽踽涼涼。纍瓜守林塘。假作光明模樣。皆曰。是故惡夫佞者。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蚊曰汝毋憎我口給。汝何如我富貴。軒藏穿內閣璧。

嘆丁大淋無倫。多嬌姝。色盡爲。我炮鳳烹鸞。子

孰與我。曰不如子。君欲言。鮫綃帳我安。居則臥。

者絣絣一怒則諸人作十分與我。曰不如子。

黃金屋白玉堂我綺川聯黨任行任于孰與

我。曰不如子。蚊曰此三者皆出吾下。而名加

吾上何也。蚤曰。三者皆汝之罪。何用德色。吾試

汝三罪以及吾德可乎。汝口銳利矛。淺人膚血。

是不仁也。將欲游之反啄鳴之。是不智也。終宵

營營達旦，不寢，是不節也。我則應時不愆，非信乎？與物不競，非仁乎？逢昏不昧，非智乎？避日不明，非義乎？我具大德者四，汝負大愆者三，長喙子安得與我並？有蚊氏猶雷吼，爭訟不已，乃相與質成於螻蟈。土有蛙氏，有蛙氏紆青拖紫，列兩部鼓吹而後進之，訊二犯於庭而判之曰：螢得有螢氏，跡肖流星，名陪丹鳥，光雖不能周物，明實足以自資，入暗室而不欺，類君子之有道。

撲明珠以應候，同令人之知幾。點點客衣，錯認金蓮歸院落；暈星樹杪，猶疑樓下樓臺。帶火隨風，合帝泛月。囊汝徹夜，曾成車胤高名；照燭通宵，可比雲長大節。暮夜有螢，金吾不禁；寄得有蚊氏尖喙細身，投間抵隙；長嘘短吸，乘暗幸昏。若刺縫針，利逾荊軻之七；雲屯鳥陣，衆逾淮水之師。若有過人，必知之或中傷，客不悅也。擾我遊仙之夢，栩栩難成。妬人文苑之思，便便爰

用痔衆肥身而作學剃人益已以爲生。使王夷甫最好淸談雖容未得雖蘇季子素稱舌辨快捷難方吮王肌而啟花貌尤作嬌嗚刻香骨而露芳筋未償奸志利口已盈於縣口。宜押帳下之青蜂貪心不直於人心應治淮陰之赤族。判訖有螢氏稽首謝揚揚而去有蚊氏飲泣出曰唼喝咬人自知天網所及寞然莫逃也遂俛首而碎屍於市云。

罵虱文

談一貫

嗟汝虱。汝爲生甚微。無爪甲牙距跳躍螫毒。出蚋蠓蠅蚊下。且最爲昆蟲不齒。獨體溫澤而動舒徐。斂首飭躬。善韜避。樂親近人。尤不厭貧寒。安予嫉陋。予始憐之。容汝長衣帶之間。近垢澤而親肌膚。成巢穴以繁子孫。三世一體。汝當予念也。詎意汝外巽而中慘。喙細而慾無厭。摘腴樂肥。探入毛竇。飽予膿鮮乃已。伎予愆儀于爬搔。

僚擾丁嬰，癩甚所不堪，垢膩如稭糠。臭穢如土
苟成汝之淵藪，我辱乎，亦且非汝貴萌。禍過災
生，體亘難行乎，將唯取之，櫟汝身首，捽裂焰嚙
撫不至使汝狐蹤類，汝亦奚怪乎哉。

蝨蚤相詬解　　崔江子

蝨蚤者均以食於人者也。然蝨性緩而蚤性躁。故蝨得柔惡而蚤得剛惡焉。戰國時。一日韓昭侯御便殿。有蚤入敝袴中。瞥嚙。昭侯大怒披襟索之甚急。蚤由躍三百而去。宦豎無以應。自取一蝨以塞之。蝨嫗不平。乃詈蚤曰汝何爲哉。食人之食者死人之難。常道也。今日之禍誰則尸之。良由汝入褁穿巢。往來迅疾。無少忌諱。以釀

成之耳。事敗之後。高蹤遠逝。滅其跡於已而嫁其咎於人。趨利避害。樂禍撰物。雖濫廁冠裳之中。亦虛用。生爲也。吾以此恩戀成疾。饑則皮毛隨風而靡。食則蟲脹而血不能行。屢受其殃。將危不測。且將召魑將無幾矣。豺狼彌而聽。俟習思避。反辯曰。予何過。我之深。寸跡汝之所行。若有若無。或藏或出。陽黯陰吻。潛伏無探。富貴者。退之。貧賤者趨之。貪貴富樂。從垂過膝。首下足。

上求履艱側禍至而不避難生而不知尚爾營
構巢穴爲子孫計天下果稍康寧乎否道僞乎
不爲紀昌王猛者幾希矣一者紛競莫決忽有
夏國人號蚊中子鼓翼而前解之曰二子所遇
固有幸不幸矣雖然太柔則損太剛則折均所
不免焉脫附于屈原之體入水能不溺乎長於
介推之身入火能不焚乎遇言聲者淅灌于湣
沸之中靡孑遺矣君子食人而不制于人者物

而不溺于物。聚則成雷。散則無迹。人作我息。人入我出。銛吸毛竅。翱翔八極。一子爲之次矣。發相訢爲孫務刖之。五內俱裂。欲尚赤而不能。欲守愚而不及。

卷七

卓吾先生編次

笑笑先生增訂

哈哈道士較閲

田家樂賦

沈周

田家快樂沒憂愁。門前稻子齊成棱。主人遇客先呼酒。童僕逢人復可留。雨落兒童拖木屐。晴乾婆子戴烏兜。有時一曲纔堪聽。月子彎彎照

幾州。田家快樂沒嗟吁。數椽茅屋儘安居。春菱

花織供衣服。夏日焚香檢佛書。秋養黃雞肥隊
黍。冬舂白米有瓶餘。朋友歡招堪沉酒。山肴野
蔌也相宜。田家快活真不俗。沉醉高歌自鼓腹。
門前雞犬亂紛紛。地上桑麻花簇簇。父慈子孝
兩心寬。兄友弟恭如手足。日高丈五睡正濃。占
斷人間天上福。我見黎儂兩三人。塔背扚肩嬉
笑行。山歌拍手更相和。傍花隨柳過前村。我見
黎儂快活因。自說村居不厭貧。自有家邊田數

敵不用低頭俯仰人。雖無稻粱珍珠酒。也有清醪三五斗。雖無猪羊大鵝肴。也有魚蝦供素口。雖無員眼與荔枝。也有李子共菠蘿。雖無異供好菜蔬。也有燒菜共酸韭。雖無歌唱美女娘。也有村婦伴相守。雖無錢米來積蓄。不必飯兮不必粥。煎鰟皮。强似肉。樂有餘。自知足。不能琴聽彈行拳也爽心。不能棋。五花六直慣能移。不能書。牛契田由寫有餘。不能畫。日念佛圖滿壁掛。

花朝節年年賞花不曾缺花前不放酒杯歇風
雨時唱歌酌酒拖柴扉牧童騎犢過村西風生
弱笋横笛韻月明夜備彩蟾蜍光影射有衔無
酒醒家借雪落天江上漁翁罷釣還地爐煨酒
坐圍爐。片片飛來不覺寒四時快活容易過饑
來喫飯困來眠米自舂酒自做紗綿花織大布
野菜伲伲似肉香。炒豆縣甜兒叫娘有時耳田
吸水澇蝦。捉鯽魚大小有收盡鮮甜真個爬強

似勒魚共石首。杜泥鰍爛煎爐燒。起來撈落飯
蜆干清湯煮淡齋。葱花熟菜炙田雞。雞比鵝羊
與燉肉。時常也得口頭嚐。自說村居無限好。自
有田塍種瓜菜。自種槐花菜類黃。自種紅花菜
紅碗。自有菜油能照讀。自有麥豆能糍餅。自有
山園種細茶。不用揹斤去播兩。隣家過說家務。
不願小小貧不願大大富。船大小儘可渡半自
有。不用顧且喫雞蛋。入豢黃脚雞鍋裡泥添些

鹽。用些醋買斤肉。細切剁，爛芋蔴煎豆腐，沉沉喫到日將落。深缸淺，歛草鋪。且留一宿到明朝，這般快活恒千古。

偷閒論

獨醒居士

果谷子云造化之於人不斷於功名富貴而獨斷於閒天地之閒機彼輪轉無一息停焉天地且不得閒而閒豈人之所易得哉貧賤憂戚迫於遇也無怪其然至于高爵厚祿清貴顯融不患不足也而患不知足不患窮阨也而患過求勝非思易壞者身難厭者心不息者世故奈何令一日十二時無片晷得暇乎出計巧心覓

田嘗若不獲一見而汗先已者有矣又有上大夫被紛之條陽以高絜自許潛作搖尾乞憐之言于干時求進之際寢饋俞愉愉於手收放耿耿介介于懷所謂好山好水清風明月何嘗見此光景微哉兒之何嘗識此吾悲忡忡役役死而後已若大富家翁守錢虜又不足道也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

漁樵角勝　　　　袁石公刪改

漁樵二人。一日曾言於楊柳樹底。各誇其樂。漁曰。我臨船月。樵曰。我細切清風。漁曰。我食水秀。樵曰。我愛山青。漁曰。你且休言。待我吟詩。問你。漁云。釣罷歸來不繫船。江村日落正堪眠。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樵云。深山鬆坐遣情懷。獨步閑行石上崖。悶時爐中看煉藥。閑從山下掃松柴。黃毛猛虎堪爲伴。白面猿猴

獻果來。獨坐夜深觀皓月。逍遙勝似步金堦。漁曰我有一首楊柳詞。聽我道來。小小船兒又無舵。一領蘆蓆搭撥破。釣得魚兒兩三箇。閑來拿去街頭貨。欲罷香醪醉且臥。覺懷過。乾坤有分神仙做。樵曰。你莫道詩。我有一首西江月。聽我道來。夜宿雁溪古廟。朝行山野荒村。閑來無事掩柴門。淡飯黃虀一頓。不管興衰成敗。隨緣且度朝昏。是非任我總談論。且做生前混沌。漁曰。

我有新詞一首且道春天景物。眞氣象清光透。三陽開泰春光厚。桃花映水紅光潤。眞可唄見了些白鷺青鶚閑打鬪。簑衣斗笠漁新舊。不戀金章和紫綬。君把青山比水秀。但柴壓得容顏瘦。多也勾。少也勾。舉杯輕搖觀水秀。樵曰我亦有新詞一首。單道春天景物。窩居茅屋第山深。一到春來色色新。高林禽鳥驚樵子。最喜的是吹面不寒楊柳風。雖然斧担永相從。强似興

班聽曉鐘。若將水面比山中。船小舟輕最怕風。把眼睁睁色色新。紫陌紅塵一片青。漁曰。你不知我夏天受用好處。夏天六月。薰風微。惟有漁翁好消遣。稻花映水紅光顯。頻蕩槳。縱賞幾處笙歌聲向。或是下鈎。或下網。漁如姓字。出在榜笑。樵子不如他。何上打柴。血如汗。多不遊。少不遊五湖四海。時時玩。樵答曰。我及來。有些不如你。聽我道。夏至一臨。幾數伏。柴榆柘柳。青樸樸野

咨山桃類類熟真可欲伴了些桂栢青松君子竹打得柴來喚酒肉不去朝中貪俸祿我笑漁翁忙促促船小舟輕怕風摸多不足少不足甚丈深山一片綠漁曰你不知我秋天受用更好水自風清秋令節舉棹去把紅蓮折紛紛船上點綠葉真可悅幾度搖船數歲月紅蝦紫蟹鰣鱗魚不向紫袍金帶闕大担擔柴何時歇多不悅大江東去浪千疊樵答曰我到秋來有甚不

如你。颯颯金風諸葉墜。閑花野草多狼狽。惟有竹梅蘭不退寒不畏只聽賓鴈空浪哭三朋四友終朝聚。不去朝中呼萬歲。俺笑漁翁真可累。連陰久雨遮頭亦吹一會。飄飄醉。月明千里映山翠。漁日到冬來更有好處哩。冬至一陽纔數九撐着船兒沿河走。終日灘頭不動手。呼朋友。請幾個無拘無束烟波叟打得魚來呌新酒。不去朝街呼頓首。我笑然关夫真個鬼急急好似喪

家狗多也守少也守見了些兒糊水性番觔斗樵曰我冬來你不知我的妙處春夏秋冬四季短閑時打柴忙時趲燒得火來渾身煖茅草鋪床勝錦被埋名隱姓無凶險淡飯黃虀喫幾碗不戀白頭與象簡這個漁翁不如俺冰凍水寒難下網貧無驕富無諂萬丈青山旋來柴問答之間只見林中一道人走出便問二位姓甚名誰為何雄辯爭強兩人不相應對漁曰我貪水

秀。東坡金花象簡。樵曰：我愛山青，不戀紫袍金帶。漁曰：我有撐天關手段，不去金殿理絲綸。樵曰：我有搭地府機關，且共山前閑苔話。漁曰：我腰下刎挑斜艸履。樵曰：我所用金帶繫麻絛。漁曰：我手執洪綱。樵曰：我腰橫潤斧。漁曰：我長竿夜釣寒潭月。樵曰：我短斧偏宜砍掛柳風。樵又曰：我大斧劈開生死路。漁曰：我長竿撥拔是非門。二人問答不已。道人曰：一個歸河，不愛天子節。

一個入山去躲身遯居水秀山青自古道二人
休把詩篇說。一個採樵只爲衣食缺。一個釣魚
不過挨歲月。那個能強那個拙。都是九霄雲外
客。二人復吟詩一首。各辭而退。詩曰。非是漁樵
閑論揚。只嘆浮生不久長。要知漁樵名與姓。二
人范蠡與張良。

惠山景月

龍山樵客

人間好話說不盡。天下名山僧占多。貧僧乃是無錫縣惠山寺。一個住持的是也。常年大開祝聖都道場。自正月而始。二月而止。或有鄰近地方良家子女。各府州縣。公子貴商。皆來赴會。解厄延生。真個是名山勝景。諸福無窮。但見輕風淡淡。瑞日融融。碧油油芳草齊抽。渺蕩蕩和煖地轉。語閒閒流鶯初至。報將春信。看天來。曲徑

芳堤灑瀝一紆放鶴。茂林修竹，鎖重重疊綠閘口九曲亭下。今彩駿駒嘶嘯，五嶽樓前珍珠瑚珊捲束風五更，街頭挑擔著琵琶蹴踘，金彈雕弓，來的來，去的去，都是風花雪月之人。二泉亭畔。擺列著茶爐酒具，方勝各雜歌的歌吟的吟，盡是詩酒琴棋之客，但見白雲堂、滄瀾堂，掃拂得乾乾淨淨。無半點塵埃，已見名山勝槩。又見尚書祠、孝子祠。修理得齊齊整整。自萬年

氣象端的是盛世先賢排漢泉邊有秀亭青鬱
鬱掛孤鴻巢野鶴千千年的長松落落傍人瀕
户有翠稜煙冉冉鐵樹花縷碧玲瑪瑙僧的塔
石破硍硍禪悅庵聽松寺高低松杉掩樓臺祠墖
逕大德橋南北舟航堆攏阿彌陀佛殿上有一班遊
僧老衲用着冥錢聖馬設供修齋鳴起鐘擊起
鼓齊拜念梁王懺山門下有無數遊手閒郎將
這玩器隹貨攤場招賭呼着三呼着四齊喝采

精神少有一條民居舫，玲瓏剔透鶴浮樓。盡是富家子弟挾妓遊歡，右一條太師橋，軟柳輕風飄水面，都是林下閒官，高僧道興，登惠山之頂。望太湖之波濤，則東膠山相對西膠山，華藏灣。石皮幾，安劉峰，僊女墩，諸山如虎踞，近則南禪寺相對北禪寺，洞虛宮，妙閣觀，鐘鼓樓，尊經閣，萬屋似蚌齊，正是天開圖畫，江山麗地華富處，花卉香。

祛倦鬼文

申時行

歲丙辰久荒於嬉將理業時手稿一編輒復圈倦倦則復廢書如是者累月昔人云人將溷則神輔之困倦則鬼入之是誠有倦鬼耶抑焉三尸韓逐五窮良有激也矢文以祛之詞曰噫吾語汝大塊委蛻洪鈞鑄形孕精毓秀篤生斯人擬以陰陽調以五行充以元氣運以元神藏圓履方含聰畜明壯以肱股利於屈伸五官奉職

惝恍想念、其在神也。所抵如蹴、亦越姬文。宵朝及見公旦。兀兀夜以繼日、究文皇不寢忘食。彼誠至人。爾不能入乎。獨何華爾。不相偭維爾之來、默默冥冥。非心非影。無狀無聲、不寢而夢。不醉而醒、不疾而疲、不嘆而呻。若浮雲而未墜。若負重而難勝。入人之首。倏焉如兀、欲仰更俯。求昇反風、若南郭子俛几而坐。北宮子喪志而出。入人之目。若眩五色。注睫欲眯。回瞬成黑。如

鼂蔡之昏花振兵之眼白入人之手如韲如維將掠臂而徙倚欲撫掌而雕波墜何郎之誰。落司馬之杯入人之足如糾如纏欲舉武如超乘比寸步於登天李白安能脫靴於內陛謝安何以屐於東山至君青緗浩牘玉笥陳編誦不能句讀未終鬍惟爾一至令人茫然如右軍之坦腹坊飾之高眠又君汪洋與哉佶倔微言凝思浧想欲探其玄自爾一至忽君遭漫如尹文

之往幻迷處之逃竄。凡此之類。倦態不一。寔爾之故伊予之感吉欲終南制汝而不能越巫索汝而不得。若將抽戈濟刃。懸桃燕棘。出子於恭決之野。渡子於逍遙之域。于明不歸爾之樂土。而顧留我之胸臆。速去速去。無留我側。言訖坐而假寐。見有一人。揚揚然。翩翩然。進而弛憤垂頭。叟跪而來。循余言曰。我非爾仇。爾初我責。適聞君言。令我氣噎。爾不聞大明升而羣陰伏乎。

天君王而百體從乎。蜉蝣之出必以陰氣，魑魅之見必以無人，呂雉衰而蒼犬撠腋，晉侯盬而黃熊入門。使爾神定而無隙乎，安能於爾乎見侵。爾志則不立而我是咎，學則不專而我是嗔。何責人之苛，而恕己之昏歟。吾以安靜為體，素廢為形，入乎優游之室，憩乎偃仆之林，不與術強者為伍，而與懈怠者為朋，銳健者吾即與之絕，安閒者吾即與之親。昔者董子下帷，吾不窺

其欲豫生則止。甚不行其庭季子拊雞而遊
其貌匠衡獨照甚不掩其明又如寒模當象影
什儵燃啖黃蠱而不飽。撫閒桃而長髯若此者。
吾即摯風而去寒霎而行。惟有賁介之子落魄
之夫食厭粱肉服羨綺羅游娛既暇耿耿方餘
從衡而堂燕坐華居思熟息而必安其所我而
相宜又有愁吾下土。惡習而請使日愉之邈繼。
忘服中之空虛絕想青雲之驛隔邀白日之翩

笄矣。仰而無措。遂與我而相依。蓋我畏避者如
彼。而猜睚者如斯。吾常入汝絳室。窺汝靈臺。銀
海茫洋。玉樓旭覣。心隨鴻鵠。以俱往。神儷蝴蝶
而飛來。吾乃解汝縶絡。弛汝形骸。雖一凡而顛
倒。猶回顧而徘徊。爾胡不自反而徒咎我。爲謂
我鬼耶。則宣室之談不及。欲我祛耶。則鬱茶之
令誰何。爾胡不勵精以爲刃。淬志以爲戈。銳意
以爲棘矢。殫力以爲桃弧。吾即與子而永絕。安

能復受子之刀刀乎。言已不見。余亦驚覺。神耶鬼耶。乃爾訓告。振衣展几。敬謝闕教。

譴睡魔文

顧彥夫

予初不好睡。鼓再鳴而寢。雞三唱而起。率以為常。計之二十餘霜矣。乃者後卯而興。先夜而寢。卯戌之間。豈宜復有事於衾枕哉。然行亦思睡。坐亦思睡。憨如懵如。雖無醉而若酒。客亦有知其然者。謂予曰。此睡魔作祟也。昔韓昌黎作送窮文。子亦能文者。可以文而譴之與。因呼睡魔而告之曰。睡魔睡魔。爾抑不仁。疲我肢體。亂我

精神頭容宜直。使我照頭而頻頻。目容宜端。使我眵目而昏昏。展經史而莫辨。索義理而難真。德業自此而終廢。學問何由而增新。周公之旦不可待。孟子之忘不可存。宰予之朽木不可雕。魏文之古樂不可聞。睡魔睡魔爾胡不仁。告之未幾又復爲睡魔所迷。夢行既足。而遂省者。諾予曰。我即睡魔也。爲先王求救自心因惟先生。爾實不智。我非魔爾。爾實自棄。若能嘉爾謀猷

高爾造詣以天下第一等人物自期以天下第一等事功是志。蕩江河於筆端。俛古今於胸次。我魔奚爲。其惟退避。爾昏。爾劣。我斯。爾戢。君不覩諸木乎。木腐則蟲。又不覩諸國乎。國亂斯戎。我不爾尤。尤我何庸。況窮與困遘。困與窮逢。亦理勢宜然。吾何降于災凶。予聞之。爾容謝曰。魔哉魔哉。我不知爾。爾實知我。我因爾言。改圖可乎哉。不可乎哉。魔即叩頭曰。改過不吝。湯之所

以王。㒚懲其倣紂之所以亾。爾誡加初年之銳。戒中歲之荒則激昂青雲。夫誰敢當。如鑑垢重磨。愈久而彌光也。乎乃拔劍砍案。厲聲而誓之曰。所不如魔言有如此案。魔泣曰。測爾之志。諒不可移。三載從游。遂從此辭。而今而後。吾將嚋依。言訖。不知所之。予亦惕然驚悟。於是排衣出戶。時已白日中天。雞聲唱午。

開惑篇

宓明子謂弟子曰。士宦之大惑有三。細民之大惑有二。弟子曰。請問三惑。曰三惑者。貪爲之也。一曰以鑑士相貌。二曰以星家議命。三曰以堪輿測地理。夫相。荀子亦非之詳矣。如曰仲尼面如蒙倛。周公身如斷菑。皐陶色如削瓜。閎夭面無見膚。傅說身如植鰭。伊尹面如鬚麋。皆不害爲至聖。迺桀紂長巨秀美。天下之傑也。筋力勁

越百人之敵也然身死國亡爲天下僇則相之不足恃也命呂才論之確矣如曰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則命之不足恃也地理吳起言之當矣如曰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桀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紂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則地險不足恃也故此三者出於

賢聖之口。猶未可遽信。矧今之術此者乎。乃士宦卒不免爲之惑者。何也。貧則思富。富則思貴。貴則思壽。富貴壽得矣。又思以遺其子孫。故役役焉終月訊之而不知其惑于貪也。愚以爲與其相貌不若相心。與議命。不若議德。與其規風水之蔭。不若培淸白之聲。於是弟子逡巡避席而唯。請問二惑。曰。二惑者。愚爲之也。一曰過信巫以祈疾。一曰媚佛事以干福。夫人之有疾不

過者寒燥濕辛甘之不調也良醫之事於巫何干而小人不知也昔扁鵲得罪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之其家謀治之病者之父乖而不用迺使靈巫求福而病者已死今世人之不爲衛父者寡矣則惑之甚者也語曰福善禍淫故禍福靡常惟人所感佛雖慈悲普度亦須以善格之不在供養靡文閒也迺小人不顧逆順競爲諂瀆如入奸大盜且有陝普陀綿

竹之門。而希長生。然後俯者嗚呼。脩誠愛人欺妄者哉。於是衆子聞空明子言。僉曰上宦惑於食矣。細民惑於愚矣。然世皆濁我獨清。舉世皆醉我獨醒。夫子之謂乎。

扯淡歌

伯溫劉基

閱向爐前觀通鑑古今世事多來偏興亡成敗多少人治國功勳經百戰安邦名士計千條北邙山下無打笑爭名奪利一場空原來都是精扯淡

老漢閑暇無事幹胡謅幾句將人勸作了一篇扯淡歌遺下留與後人看自從三皇五帝起筭來都是精扯淡堯舜禹湯並桀紂文王武王周

公旦渭水河邊請太公垂釣只用七尺線扶立周朝八百年。笑來也是精扯淡聖人三千徒弟于陳國絕糧遭饑險臨潼會上說子胥舉鼎千斤救元難鞭伏展雄來皮豹一十八國都走遍其後鞭屍楚平王吳門曾把頭來獻看了春秋這夥人算來都是精扯淡吳國孫子作兵書十二國出鍾無鹽李牧廉頗共白起每日南征與北戰孫臏龐涓拜弟兄刖足為仇結成怨。蘇秦

張儀並王翦三人撥的天關翻覆范雎遠交近攻

謀天下六國都侵遍至此一統嬴始皇天下人

民總不亂李斯趙高起奸心又把秦朝紀綱亂

南修五嶺北長城東填大海人人怨嬴政死在

沙丘城包魚混屍精扯淡霸王會上起雄兵把

增早把計來獻先到咸陽為皇帝鴻門會上排

筵宴子房席間共陳平二人定計扶劉漢項莊

項伯舞雙鋒樊噲軍中救主難漢王敗上褒州

城張良燒了連雲棧蕭何苦將韓信保築壇拜將定民亂明修棧道度陳倉蓆捲三秦真好漢九里山前只一陣霸王自刎烏江岸英雄彭越也遭誅蕭何又將韓信賺十大功勞化爲塵未央宮裡吃一劍看了西漢這般人爭來也是將扯淡王莽酖鴆平帝死二十八宿定漢亂光武七歲走南陽後趕賊臣是蘇現備走河北王郎子赤眉銅馬都殺遍子陵垂釣釣鯉鱗半賣開

月能射雁看了東漢這將人算來也是精扯淡。再說三國許多般董卓專權天下亂虎牢關上呂布能又有三人能慣戰先主獨權共曹操諸葛周瑜有神算趙雲軍中抱太子翼德一聲喊橋斷赤壁鏖兵用火攻破了曹兵一百萬呂蒙定計取荊州龐統川中曾射箭六出祁山吊伐勤七擒孟獲真罕見姜維九次犯中原算來也是精扯淡鍾會鄧艾取西川司馬又將天下佔。

東晉西晉與齊梁。立破符堅兵百萬、隋朝楊素韓擒虎、一陣又把江南陷、再說神堯唐太宗。世民定政龍虎殿、李密絕擢錦容城、世宗洛陽城池陷、茂公敬請秦叔寶、美涼州上曾跳澗、仁貴征東道仙能、黃巢殺人八百萬、存孝力大能打虎、朱溫三弒焦蘭殿、徹塘彥威劉智遠、五代殘唐又反亂、世宗坐在汴梁城、燕希夷康節能會算。一汴二杭三闕、廣宋朝太祖貞命見先有趙普

共曹彬、扶持太祖平江淮、真宗仁王作帝王寇
準韓琦定王難、外有宋江與方臘、內有蔡京與
童貫、徽宗遭貶五國城、大金又犯東京嶽飛
父子統雄兵、只為黎民遭塗炭、秦檜朝中定計
謀、三邊害了忠良漢、大元太祖領雄兵、世宗興
兵也不善、一起大金至北寨、太祖臣州君臣散、
止有忠臣文天祥、志不屈膝死不怨、從來大明
取大元天下、豐登民不亂、我見世間扯淡歌、我

也跟着去扯淡早晨扯淡直到晚天明起來又扯淡掙的錢財過北斗臨死落的那一件衣了問我要衣穿饑了問我要吃飯有人識破扯淡歌須日拍手笑呵呵逍遥着作樂且作樂得高歌處且高歌古今興廢奔波甚一總編成扯淡歌

詩曰、脫却衣冠換布袍儒風爭似道風高石鼎漫煎茶味飲泥爐爛煮菜根香隨游上壽丹藥不向名園種碧桃有風浮生原是大夢一枕黃粱睡始覺

呵呵令　布袋和尚

你道我終日裏笑呵呵、笑着的是誰。我也不笑那過去的骷髏、我也不笑那眼前的螻蟻。第一笑那牛頭的伏羲、你畫什麽卦、怎是招我把一箇囫囫圇圇的太極兒、天得粉花碎。我笑那吃草的神農、你嘗什麽藥、無事尋事把那千年病根兒都提起。我笑那堯與舜、你讓天子。我笑那湯與武、你奪天子。他道是沒有箇傍人兒覷覷

破了這意兒也不過是個一字街頭小經兒還
有什麼龍逢比干伊和呂也有什麼巢父許由
夷與齊只這般們們喋喋的我也那裏工夫笑
看你我笑那李老聃五千言的道德我笑那釋
迦佛五千卷的文字說得那些道士們去打
雲鑼和尚們去打木魚弄些兒窮活計那曾有
什麼青牛的道理白牛的滋味怪的又惹出那
達磨老臊胡來把這些乾屎橛的渣兒嚼了也

又髑洗了也又洗又笑那孔子白骷頭兒你絮叨叨說什麼道學文章也乎白地把好些活人都弄殺又笑那張道陵許旌陽你便白日昇天也成何濟只這些未了精精兒到底來也只是一箇冤苦的鬼任任任還有一笑我笑那天上的玉皇地下的閻王與那古往今來的萬萬歲你戴着平天冠穿着袞龍袍這俗套兒生出什麼好意思你是去想一想苦也麼苦痴也麼痴

着什麼來由乾礙礙大家喧喧擾擾的無休息去去去道一笑笑得那天也愁地也愁人也愁鬼也愁三世佛也愁那管他燈籠兒燒了半邊的嘴呵呵呵呵道一笑道一笑你道是畢竟的笑着說罷罷罷說明了我也不笑那張三李四我也不笑那東入西呀笑殺了他的咱翔元來就是我的你

學呆歌　　中峯祖師

一切文字皆可學。惟有呆字最難記。我是多年要學呆。直至如今還未會。學得呆。勝伶俐。伶俐會打官私家業廢。兒孫貧苦受饑寒。衣食難求方始悔。道我呆。我不會。但願我呆呆到底。若有人來呆似我。我便與他結兄弟。呆呆呆呆人。到底不生災。世間多少虧心事。都是聰明惹出來。

偈

日積財養子望心寬。子大財多轉不安。家業長

聘人事洞世情濃處道心慳日逐富貴添煩惱夜臥思量幾百般到底盡從忙裏去做成家計別人看

卷終